



【传忠书局刊刻】

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 著

李瀚章 编撰 李鸿章 校刊

[第三卷]

首卷·年谱·求阙斋日记类钞·家书

线装书局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文正公全集：全 12 册 / （清）曾国藩著；李瀚章
编撰. —北京：线装书局，2012.1

ISBN 978-7-5120-0454-2

I.①曾... II.①曾... ②李... III.①曾国藩（
1811～1872）—全集 IV.①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9875 号

曾文正公全集

作者：曾国藩

编撰：李瀚章

校刊：李鸿章

责任编辑：杜语高晓彬李津红

装帧设计：高欣彭彭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话：010-6404528364041012

网址：www.xzhbc.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1/16

印张：334.75

字数：6800 千字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ISBN 978-7-5120-0454-2

定价：680.00 元（全 12 册）

目 录

曾文正公书札 卷一	1
曾文正公书札 卷二	23
曾文正公书札 卷三	49
曾文正公书札 卷四	73
曾文正公书札 卷五	105
曾文正公书札 卷六	129
曾文正公书札 卷七	152
曾文正公书札 卷八	180
曾文正公书札 卷九	207
曾文正公书札 卷十	236
曾文正公书札 卷十一	264
曾文正公书札 卷十二	291
曾文正公书札 卷十三	318
曾文正公书札 卷十四	348
曾文正公书札 卷十五	373
曾文正公书札 卷十六	404

曾文正公书札 卷一

复贺耦庚中丞 道光二十三年

国藩顿首顿首耦庚前辈大人阁下：

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贶，感谢感谢！过蒙矜宠，奖饰溢量。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坐眚见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钓过情之誉，是再辱也。

盖尝抉剔平生之病源，养痍藏瘤，百孔杂出，而其要在不诚而已矣。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忤，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时事孔棘，追究厉阶之生，何尝不归咎于发难者。彼岂实见天下之大计，当痛惩而廓清之哉！岂预知今日之变，实能自我收之哉？不过以语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国藩以兹内省早岁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今古，嚶嚶自许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雷。顷观先生所为楹帖，道在存诚云云，旨哉其暗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镜海先生庶几不欺者也。倭艮峰前辈见过自讼，言动无妄，吴竹如比部天质木讷，贞足干事。同乡则黎月桥前辈至性肫肫，陈岱云行己知耻，冯树堂有志力学，皆勉于笃实者也。

国藩虽愚柔，既闻明训，敢不请事。若夫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自度智慧精神，终恐有所不逮。惟当谨守绳墨，不敢以浮夸导子弟，不敢以暴弃殆父母之遗体。其有所进，幸也；无所进，终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浅鄙而期许过实，故谨布一二，以为请益之地，亦附于《皇华》三拜之义云。书不宣尽，伏维垂鉴。

致刘孟容 道光二十三年

去岁辱惠书，所以讲明学术者，甚正且详，而于仆多宽假之词，意欲诱而进之，且使具述为学大指，良厚良厚！盖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迹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问学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虽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莱、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

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断断相角，非一朝矣。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懣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

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见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聊因足下之引诱而一陈涯略，伏惟悯其愚而绳其愆，幸甚幸甚！

致李石梧中丞 道光二十四年

吾乡名臣遭遇之隆，勋伐之懋，自湘潭陈公，安化陶公外，盖不多觐。老前辈闳达精能，今之所希，既已与二公鼎焉并峙，由是而壹志上臻范、韩之业，岂异人任。鄙人碌碌，足以仰流观化而已；而爱慕之诚，乃不觉宣之乎言词也。

侍今岁以来，弥嗟荒落，酬酢之琐，逐日以加，饱食安居，守官兹忝。梅生来京，举国目为祥麟威凤，因场前有事修息，亦未敢数数诣谈。闺中之文，今尚未见，然颌底摘髭，固无烦于再举也。汤杜之难，今尚如故，侍与海翁之隙，非因解纷而起，别有鄙细不足渎听，哑然一笑而已。有罗载庆者，敝同年仓君景恬之姊婿，于侍有一日之雅，备员麾下，尚恳赐之钧陶，加以策遣。幸甚幸甚！

答刘孟容 道光二十五年

孟容足下：

二年三辱书，一不报答，虽槁木之无情，亦不愒置若此。性本懈怠，然或施于人人，岂谓施诸吾子，每一伸纸，以为足下意中欲闻不肖之言，不当如是已也，辄复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鉴之。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

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传曰：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

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罚之事起。中则治，偏则乱。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细缛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

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兹其所以难也。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齐之分焉尔。

朱子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究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凤凰鸛鹇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负之；鯀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与我相际之分殊也。仁义之异施，即物而区之也。今乃以即物穷理为支离，则是吾心虚悬一成之知于此，与凡物了不相涉，而谓皆当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务决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义之分，既明则当，毕吾好恶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说，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诚意功夫”，则是任心之明，别无所谓实行。心苟明矣，

不必屑屑于外之迹，而迹虽不仁不义，亦无损于心之明，是何其简捷而易从也。循是说而不辨，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与？即物求道而已。物无穷，则分殊者无极，则格焉者无已时，一息而不格，则仁有所不熟，而义有所不精。彼数圣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竟之，乃其所以圣也。不如是，吾未见其圣也。自大贤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实不实，而贤否以次区焉。

国藩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凡伦类之酬酢，庶务之磨砢，虽不克衷之于仁，将必求所谓蔼然者焉；虽不克裁之于义，将必求所谓秩然者焉。日往月来，业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丛集，求付一物之当其分而不可得，盖陷溺者深矣。自维此生，纵能穷万一之理，亦不过窥钻奇零，无由底于逢原之域，然终不敢弃此而他求捷径，谓灵心一觉，立地成圣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谦，故常馁焉。不敢取彼说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乃能求先王之道，开学术之葩，甚盛甚盛！此真国藩所祷祀以求者也。

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著《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著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指而力践之。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佞之言，非敢执途人而断断不休如此也。

贱躯比薄弱不胜思，然无恙，合室无恙。郭大栖吾舍，又有冯君卓怀课吾儿，都无恙，且好学。国藩再拜。

致林镜帆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

去岁都门小申良觐，属以行旌匆遽，不获展勺水之情。临发之朝，走送又不得见，至今怅然。后秋冬之际，有徐惟贤世兄属转致二书，托他手交段果山同年奉呈，想已得达。比审道履安吉，调摄靡亏，定省余暇，广览图书，究当世之宏规，续家声于无暨。甚盛甚盛！祷颂无穷。

国藩守官如旧，靡善堪陈，屡膺迁擢，实深负乘致寇之虞。有乡人邹春生孝廉子律，去岁送其族弟柳溪之丧于陕西紫阳。柳溪亦公车不第者也，尝为安康大令陈余山仅门下士，其身后之事，皆余山经纪之。兹春生有寄余山银百三十五两，由湖南附京师，属国藩转寄安康，因吴清如同年使蜀之便，是以敬交阁下，伏恳近日妥达余山为幸！琐事干渎，尚希原宥。

答黄麓溪 道光二十六年

两接手书，阙然未报，疏懒之咎，靡所于辞，夙邀德鉴，亮获宽宥。比想道履清娱，政祉佳畅，甚善甚善。

苏垣为仕宦鳞萃之场，以弟所闻，大抵挥霍者蒙卓声，谨守者沉散秩，生辣者鹄起，和厚者螭伏，标榜者互相援引，务实者独守岑寂。揆斯三者于吾兄，俱未为谐叶。然君子之道，不汲汲于名望，要在案牘律例之中，诚能三折肱而九折臂，则阅时稍久，亦终为僚友所推，上官所许。弟有一言，奉吾兄于数年之内行之者，其曰“耐”乎。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米或时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矣。

此二年中，悉力讲求捕盗之法，催科之方，此两事为江南尤急之务，一旦莅任，则措之裕如。人见其耐也如此，又见其有为如彼，虽欲不彪炳，其可得乎？来书过自抑退，所属望子弟者甚深，故特以迂腐之辞上贡左右，阁下以为然耶？否耶？

弟居官依旧，殊无佳状。去遭癖疾，比已十愈其九，根株未拔，终恐复萌。翰林不得外差，其清况盖甚于外吏，然弟一毫不敢萌妄念。目前所处，既已忝居非分多多矣，而况敢再覬乎？

与洪琴西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初

乖隔声容，遂更时月，多思少置，想同之也。

足下年少而志宏，气清而行峻。自初相遇时，刘君云盖数数为我言之。其后相见益熟，而察其所蘄，皆古人所皇皇，而仆日夜忧不逮者。甚矣足下，仆之畏友也！是以别后相望弥剧，听而思焉，宵而虑焉。思者，思足下闳远之识，道德文章何施而不成；虑者，虑足下归处穷乡，孤学无助，进而无与慰，退而无与救，有歧而莫之辨，有疑而无书籍可证。足下之为学，其不浪费心力而能油然而上达者，盖可必不可必之数矣。是以每忆足下，忽不知其相爱而相恤也。

今者刘君将以明春南归，再四浼告，嘱与足下同居而共学，刘君亦既许之矣，足下可即负笈而从之游。刘君之为学，远师朱子，近法顾氏，以义理为归而考之实事，不尚口辩，不驰声誉，并世辈流，殆罕其匹。今此之归，将读书田间，事亲从兄以式家而刑乡，甚盛悃也。稗载书策二三十簏，百家之言，靡所不备。足下即欲博览周观，无事他求矣。思之思之，勿疑勿疑！昔石徂徕师事孙泰山，汤文正师事孙夏峰，皆以宏名硕学。宦成之后，退然自居于弟子之列，贤者之意量，度越寻常万万也。仆之鄙意，匪惟厚有望于足下，亦将俾刘君收教学相长之益。区区之忱，惟同志者深鉴之。

又前相见时曾语及钱宫詹《潜研堂集》有尊府先德文惠、文敏二公年谱，刘君故有钱集，可从其借观。或翻刻一谱，散给族人，称述先烈，以勸后进，亦为人孙者之职也。努力！努力！及时自任。

答欧阳功甫 道光二十七年

春间辱惠书并诗一首，荷意良厚而陈义甚高，有非浅陋所敢当者。然于足下教我之厚意，不敢不敬承之也。盖仆寡昧之资，不自振厉，恒资辅车以自强，故生平于友谊兢兢焉。尝自虑执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来天下之善，故不敢执一律求之。虽偏长薄善，苟其有裨于吾，

未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谏言争论陈于前者，即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之情也。昨秋与二陈兄弟相见，论辩之间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雅重其人，以为实今日豪杰之士，所见虽不尽衷于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学所及；持论虽不必矩于醇，而其所讥切实，足以匡吾之不逮。至于性情气诣之相感，又别有微契焉。别后独时时念之，以为如斯人实友朋中所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门户之见参之也。盖平日区区所以自励，而差堪自信者如此。

今观来书，操主宰而不分畛域之言，乃适有会于余心焉，故特述此怀以答雅意。抑足下方妙年而所见及此，其识解有大过人者，故乐举为足下告也。凡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足下慨然病俗学之陋，且知务训诂词章以取名者之不足贵，志趣所存有足尚者，诚于此审趋向、循绳尺以求之，所造岂有量哉？秋闱伊迩，计当专意举业，但循其程度而勿置得失于意中，亦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也。

广敷千里奔丧，良堪悯念，不知比已扶榱归里否？欲以一书唁之，并问讯懿叔行止，倘有便鸿，希并示及。所录诗词，似尚非其佳者。往见渠兄弟诗古文各数十首，倘可续寄否耶？王船山《通鉴论》已刷出未？告为代觅一部，行纳价付意城处也。

答高生 道光二十七年

高生足下：

省君书辞，岸然有以自立；颓波浩浩，而金石不流，气节之不振久矣。得此于朋知，可谓翫然者也。若所以测仆，则或有未尽者。

仆虽浅鄙，亦尝私聆君子之风，以为国家政体，当持其大端，不宜区区频施周罔，遮人于过。即清厘籍贯一事，亦谓宜崇宽大，未可操之壹切，使人欲归不得，欲留不许，进退获尤，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谊。仆持此议，盖非一日，适会朱君出仆门下，外人见仆持之颇坚，以为是固私有所徇，非天下之公义也。仆怀不能白，因足下之及此，

遂尽与披。顷以为仆不欲操之壹切，乃大体宜尔，非护门生而勤私属也。中有所激，则词色稍厉；而足下乃遂谓语意见侵，无乃以凡近之言相律，而不深察所以立言之意乎？若谓曹司主议，堂上啸诺，则今日风气滔滔已久，仆之不能障而挽之，盖亦慨然内伤。足下幸未置身其中，天下事履之而后艰耳。书不能一二，它日相见，当盛加宾敬，以崇节概，且敦雅故。

致陈岱云 道光三十年

八月八日接到手书，明日又从阶平处接前书。并如阶平所言，知年伯母得吉宅，甚欣甚慰！

国藩于文差一无所得，而乃兼署兵部。谓天眷优渥，则嘉使不属；谓圣睐日替，则尚无屏弃之象，中心颇为惶惑。一介贫窶，遽跻六曹，且兼摄两职，若尚不知足，或生觖望，则将为鬼神所不许。是以纤介无拂，受宠弥慎。阁下本月服闋，想即束装北来，不日当可展晤。国藩现已定计，明年八月十一二具折请假归觐。盖学差不能得，则此事万难再缓矣。不带家眷。单车就道，则京债不必全清，家具不必收拾，故易为力也。

致陈岱云 道光三十年

今岁三江两湖并离奇灾，江浙及湖北乡试皆改期，闻江南将再展至十月。金陵城中几成洪湖，死者日以千计。汉口巨镇，存者百无一二，不知彼苍何以降此酷罚？皇上焦劳吁叹，寝馈难安，发内帑百万以振四省。万寿圣节，不御正殿以受贺，则圣心之忧民，亦可想矣。来书称长沙饥民情状，令人怆恻。国藩近况本窘迫，然际此岁年，即更得江浙试学差，尚忍于廉俸之外，丝毫有所取耶？外顾斯民，内顾身累，虽同一无可奈何。然当此之时，区区身家之困穷，奚足言哉，况困穷尚未甚耶？

答欧阳小岑 咸丰元年

屡省赐书，慙然未报。言念往昔箴规深至之论，疾痛拯护之德，极不忘也。

大君幽铭，六年之诺，恹不以偿，虽至不肖，不宜竟尔。盖自乙巳以来，躬抱奇疴，心血积损，不复堪事，颜面支体，斑然无状，官牵私系，遂成废物。夙诺如山，一不得遂。至于祖父母神道之碑，尊府及郭氏两家幽室之铭，皆不以时将事，则其他负疚之多，概可知矣。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多，贾竖未能贯我，以是濡滞。计期岁以内，终当蝉蜕不顾，从子于万山中耳。比岁以来，读书之志愈笃，而力愈不副，人事愈杂，如暗思语，外若石顽，中极了了也。

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说，忝厕礼官，岂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请，礼臣特核准焉，不于部中发端也，而其事又未可遽尔，盖前岁人谢上蔡，今年崇李忠定，若复继之，则恐以数而见轻。且国史儒林之传：昆山顾氏居首，王先生尚作第二人，它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随之矣。大儒有灵，此等迟速，盖有数存，未可率尔也。

复江岷樵 咸丰元年

两省来书，知以太公大故，几至哀毁伤生。大孝深痛，固应有是，然天不祸善，终当无害。自去春以来，屡思奉书，以为从者行将北上，相见伊迳，无烦尺一；而他人以书寓余转达者，往往而有，亦不以致，展转迁延，积疚实多。既得赴告之书，又寄来七百七十余金，即思裁复，而书中称腊初决当奔丧起行，计还书到浙，固无及矣，遂复迟迟。思念吾弟，悬悵不已。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刑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未可酷于一哀，陨生灭性，不达继述之义，翻蹈细人之行。

粤西盗贼方炽，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谋勇，招之从军，则苦块之余，不宜轻往，斯关大节，计之宜豫。

国藩比岁以来，益复惫弱，心气积亏，不堪虑事，尚有一二奏疏，从容入告。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

寓舍小大佳善，南中自家严以下，俱托安康。四舍弟以去岁三月来京，今遣之归，附呈挽联一事，自金二十两，为我具酒肴，敬奠长者灵几之前。其去岁他人托转达之书，一并将去。所寄各家银两，诸已清厘交付，无以为系。书不十一，惟读礼保身，奉母承欢无忽。

复胡莲舫 咸丰元年

去腊奉到手书，恳恳数千言。昔睹齟齬之面，今知故人之心。别纸所陈数事，空山忧戚之中，乃能尽伤民瘼，遂欲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其为惻怛，岂胜钦挹。

以世风之滔滔，长民者之狭隘酷烈，而吾子伏处闾巷，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足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闾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然事顾有难者。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如足下所条数事，盖亦不能出乎交议、通谕之外，其究亦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懣。故初奉尊书，本恩投匭径献；继念身处山中，而属他人上书阙下，近世已无此风，且足下祥琴未届，反授人以口实。故与可亭同年熟商，若其托名他氏，无难缕晰入告；若以尊名特达，则恐无益于民，先损于身，固未可率尔以尝也。中如林、周二公仿汉氏绣衣直指之说，良足以铲剧贼而惩墨吏。国藩将据以上请。会林公遽归道山，周公奉命抚粤，而粤西盗贼亦日炽，而不可响迹。于是事有专重，而治盗之使不复能旁及矣。

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国藩尝私虑，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于去岁具疏略陈大指；财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

之。兹录一通，敬尘清览，未审足下以为有补万一否？如以为可行，则他日仍当渎请也。

国藩学识短浅，自以躐跻高位，不敢不悚切讲求，奈疾病相寻，心血亏损，夜不善寐，稍一构思，辄心动手颤。年方壮岁，境亦安荣，而脆耗如此，理不可解。蒲苇之质，势难坚强以谬附于松柏，辱足下知爱，合倾诚相告耳。至于簪绂之荣，骄人之态，虽在不肖，犹能涤此腥秽。足下乃以銜版见投，毋乃细人视我而鄙为不足深语，今亦不复相璧？但求捐此陋俗，而时以德言箴我，幸甚无量！书不详尽，伏维鉴察。并乞多谢王君子寿，倘有药石，幸赋故人。瞻望云天，企伫曷已！

复罗罗山 咸丰元年

辱逮书辞，宠惠无量。以阁下之贤，而国藩幸同里闾。国有颜子，而行谊不达于岩廊，仆之耻也。来书反复陈譬，所以砭警愚顽良厚！中如“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语，国藩读之，尤复悚感。盖古之君子，不鄙其君为不可与语尧舜之道，不薄其友为不足与言孔孟之学，不自菲其身不可为圣贤，而姑悠悠浮沈于庸众之中，岂好为高论哉？非此，则不完其本然之量，是不敬其君，不敬其友，而自蹈其身于修辱之途者也。

国藩谬与当世长者游处，窃尝粗闻斯义，不自病其无似，辄欲以唐虞吁咈儆戒之风，致之乎吾君之前。于昨四月廿六日，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疏，学道未深，过伤激直。阅七日而春介轩廉访来京，递到阁下一书，乃适与拙疏若合符节，万里神交，其真有不可解者耶？今录往一通，阁下详览而辱教之。山中故人，如刘孟容、郭筠仙昆季、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岑诸君，不妨一一寄示。道国藩忝窃高位，不敢脂韦取容，以重负故人之期望者，此疏其发端也。又三月间有《理财汰兵》一疏，亦附尘观览，如有不当，无惜辨驳纠正。

国藩学本疏陋，重以多病连年，心血积亏，书不耐思，宵无佳寐。计稍迟岁时，即当解组归养，从吾子与孟容于万山恬寂中耳。

贺耦庚先生夙所钦响，崇祀乡贤，允光俎豆，然吏拘成法，未敢率尔。国藩当一一检究，察已往例案，果有似此者否，六七月间交贺礼庚寄闻。此间以为无窒碍，然后关白大吏，再行呈请，自无所妨。书不能悉，诸惟心鉴。

复毛寄云 咸丰元年

去岁奉一书，久未报答，心之愧悚，殆无以状。平生于骨肉至交，往往坐是取戾，究其寸心，则未尝须臾忘故人也，况相与之挚如吾子者耶？郭观兄来都下，备陈吾子光仪警欬，又道眷怀下走，齿饰溢情，以是益触鄙念，晨夕增恋。比想祥琴将届，动定康愉。甚善甚慰！

国藩久点朝班，学无寸进，思所以稍竭涓埃，上裨明圣，而不得竅要，无补实政。三月之初，曾陈《练兵》一疏，以国家养兵岁饷千八百余万，既已不胜其费矣。而乾隆四十七年，一举而增绿旗兵六万有奇，每岁多靡饷百余万，请仍裁此项兵，缺出不补，以济今日度支之绌。四月之末，又条陈一疏，以乾隆初元，孙文定陈《三习一弊》札子，论者谓足开六十年太平之基。今天子躬尧舜之资，亦当预防美德中之流弊，以开无疆之祚。私衷耿耿，遂不觉过于激切。圣量如天，恕其狂妄，曲赐优容，不特微躯感激，捐糜不足云报，凡在知爱，无不代为次骨。非遭逢盛世，乌能戆直不讳若此乎？外间誉我者，或过其情；讥议者又未察其实，盖措辞岂能悉当？此心要自无他，兹可为知己者道耳。

阁下至性过人，才能干济，弟每与鹤田、敬堂燕语，未尝不笃忆贤者。自星房榷盐，雨三行河，京国旧雨，日以耗少，只冀台从还朝，时相依密。贱躯所患癖疾，今夏乃得大愈，七年之病，百端纠缠，人事日生，精力衰减，昼不耐苦，宵无佳眠，顷又兼摄秋曹，公牍蝟集，而退食之暇，必读书半卷，以期补过。

南中自家君以下，并托平善。京寓小大无恙，儿子学为史论，颇明顺。少者四岁矣，五女子渐长，诸堪告慰。惟久宦多责负，未能偿